

語文教學研究資料

2

福建教育學院語文組編

目 录

作文教学法	梁启超 (1)
作文法	梁启超 (36)
必须懂得学生的作文	吕 丁 (39)
作文的批改	罗农父 (41)
剪裁一例	朱自清 (43)
写作杂谈	朱自清 (52)
不应该那么写	鲁 迅 (58)
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	郭沫若 (60)
大题小解	茅 盾 (62)
论教本与写作	朱自清 (68)
论中学国文	浦江清 (80)
谈语文教本	叶绍钧 (98)
《开明文言读本》编辑例言	朱自清 吕叔湘 叶绍钧 (104)
《	(107)

作文教学法

梁启超

(一)

本讲义专为中学以上作文科教师讲授，及学生自习之用，主意在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，令学者对于作文技术得有规矩准绳以为上达之基础。

讲义开始之前，应自行划定所讲之范围及体例如下：

第一，作文第一步工夫，本应注重文法，但此事应该别有专书讲授，而且在高等小学期间内该已大略授过，所以本讲义把这部分姑且剔开，专从全篇结构上讲。

第二，本讲义所用教材专限于文言文，其语体文一概从略，并非对于语体文有什么不满，因为：

一，本讲义预备中学以上教学用，假定学生在小学期间对于语体文已有相当之素养，到中学以上无专门教授语体文之必要。

二，文言文行用已二千多年，许多精深的思想和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，所以学生应该学习他——最少也要能读他能解他，学习的期间，以中学为最宜。

三，文言和语体我认为是一贯的，因为文法所差有限得很，会作文言的人，当然会作语体，或者说文言用功愈深语体成就愈好。所以中学以上文言下些相当工夫，于语体文也

极有益。

四、语体尚在发达幼稚时代，可以充学校教材的作品不很多（注），文言因为用得久了，名作林立，要举模范，俯拾即是，所以教授较为方便。

（注：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，我认为不妥。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，虽不必讲什么“因文见道”，也应该令学生连带着得一点别的知识，和别的科学互助辅助。象那纯文学的作品，水浒传之类，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，没有研究之必要，此其一；要领略他文章妙处，非全部通读不可，如此庞大的卷帙，实不适学堂学科之用，此其二；体裁单纯，不够教授举例，此其三。）

因为以上四种原故，所以我主张中学以上国文科以文言为主。但这是专从讲授一面说，至于学生自作，当然不妨语文并用，或专作语体亦无不可，因为会作文与否和文学作得好歹，所重不在体裁而在内容，这些道理，下文再说。

第三，文章可大别为三种：一，记载之文；二，论辩之文；三，情感之文。一篇之中，虽然有时或兼两种或兼三种，但总有所偏重。我们勉强如此分类，当无大差。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，但第三种情感之文，美术性含的格外多，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。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，这一种不必人人皆学，而且本讲义亦为时间所限，所以仅讲前两种为止。至于第三种的研究法，我上半年在清华学校曾有一篇颇长的讲义，名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。诸君若对于这方面有兴味，不妨拿来参考参考。

第四，本讲义从教授方面讲居多，但学生很可以用来自习，或者得益更多亦未可知。

第五，所引模范文，因没有汇集成书，故仅以最通行者为

限，而且所引势难举全文，望诸君觅原来比对参考才好。

(二)

孟子说：“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”。文章做得好不好，属于巧拙问题，巧拙关乎天才，不是可以教得来的。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，这是规矩范围内事，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。我不敢说，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，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，便有巧的可能性，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，绝对不会巧，无规矩的，绝对不算巧。所以本讲义所讲，只是规矩，间有涉及巧的方面，不过作为附带。

诸君听这段话，切勿误认我所讲的与什么文章轨范什么桐城义法同类，那种讲法，都是于规矩外求巧，他所讲的规矩，多半不能认为正当规矩，我所要讲的，只是极平实简易，而经过一番分析，有途径可循的规矩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怎样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。

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，有最低限度的要求，是“该说的话——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照原样说出，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”。这个要求，看似寻常，其实实行做到，极不容易，试把他们分析一下。

(1) 该说的话：该说的话，是构成文章必要的原料。作文第一步，先把原料收集齐备，便要判断那种原料是要的，那种是不要的。要不要的标准，要相题而定——又要看时候如何，又要看作者地位如何，又要看读者地位如何。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和作一篇论暑期学校之功用。关于暑期学校的原料可以彼此通用的虽然甚多，然而两篇所应去应取当然不同。同是作记，以南开为主体，与以暑期学校为主体，所该说的话，当然各各不同。同是作论，对办学的人说，和对学生说，

所该说的话当然各各不同。该说的不说，不该说的说，那是文家第一大忌。该说的不说，我们在古人文中很难举出确例。因为我们认为该说的话，也许作者当时实在没有完备的材料，然而也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。例如司马迁作的孟轲荀卿列传，他所根据的资料——孟子荀子两部书现在尚存，我们仔细研究一下，便发见出传中该说而未说的话很多。不该说而说，可以算是二千年来文人通病，有名的六朝骈体文，和唐宋八家文，依我看来，总是可以不说活居十之八九，因为他们不是有话在肚子里要说才做文，乃是因为要做文勉强找话来说。还有许多话，在这个人是该说的，在那个人是不该说的，在这时候是该说的，在那时候是不该说的。例如最近黎黄坡复职前所发的“鱼电”，可以说是人人该说的话，也可以说是黄坡无论何时都该说的话，独有黄坡自己打定注意承认复职前之数日，便不该说。学作文的人，先要自己定出个立脚点，然后根据这立脚点把该说的话定出个范围，这是第一种规矩，这种规矩是有普遍原则可以求得的。

(2) 要说的照原样话说出：原样的有两种。一，客观的原样；二，主观的原样。客观的原样，指事物之纯粹客观性。像画画一般，画某人的确是某人，画那处风景，便的确是那处风景，这是做记载文最必要的条件。主观的原样，指作者心里头的印象，要把他毫厘不爽的复现到纸笔上来。两者之中，尤以主观的为最要紧，因为任凭你如何主张纯客观的作品，那客观的事物总须经过一番观察审定别择才用来入文，不能绝对的与主观相离，文学临到下笔时，已经把一切客观的都成为“主观化”了，所以能够把主观的原样完全表出，便算尽文章能事，但这句话却很不容易实现。我们拿一个题目，材料也有了，该说话的范围也定了，但对于所有材料，往往就苦于无法驾驭，

有时材料越发多越发弄得狼狈，闹到说得一部分来丢了一部分，把原有的意思都走了，又或意思格格不达，写到纸上的和怀在心中的完全两样，想依第一种病，最紧要是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，然后将材料分种类分层次令他配搭得宜。想医第二种病，最要紧是提请主从关系，常常顺着主眼所在，一切话都拥护这主眼，立于辅助说明的地位，这又是作文最重要的规矩，这种规矩也是有普遍原则可以求得的。

(3) 令读者完全了解：这句话看着象很容易，其实不然。我自己读许多有名的古文，便不了解他真意何在，所以令人不了解之故有二。其一，谬为高古，搬上满纸难字或过去的文法，令人连句也点不断，段落也分不清。其二，没有论理学的修养。

(三)

今论记载文作法，凡叙述客观的事实者为记载文，其种类可大别为四——

一、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。如替一部分作提要，替一幅图画作记，说明一种制度的实质，说明一件东西的特性之类。

二、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。记形势的，如方志之类；记风景的，如游记之类。

三、记个人言论引事及性格。简要的如列传之类；详细的如行状年谱之类。其中复可分为一人专传，多人合传。

四、记事件之原委因果。小之记一人一家所发生的事件，大之记关于全国家全人类的事件，短短记以一日或几点钟为起讫的事件，长之记数千年继续关系不断的事件。

上四类中，第一类最为易记，因为范围是有限制的，观察

力容易集中，性质是固定的，让我们慢慢地翻来复去观察，不会变样子。第二类也还易记，因为性质虽然不免变化，比较的还属固定，空间的范围虽然复杂，可以由我们画出界限部分来。第三类的记载便较难，头一件，因为人类生活总须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才能表明，而时间最是变动不居的。第二件，因为要明白一个人的真相，不能光看他外表的行事还要看他内在的精神，不能专从大处看，有时还要从小处看，所以作一篇好传记，实不容易。至于第四类的记载便更难了，要知道一件事的原委因果，总要把时间关系空间关系观察清楚，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分析明白，种种极复杂状态都拼拢在一齐，非大大的费一番组织工夫，不能记述得恰好。

无论做何类记载文，有两个原则总要教守的——

第一，要客观的忠实。记载文既以叙述客观的为目的，若所记的虚伪或讹舛或阙漏，便是与目的相反。所以对材料搜集要求其备，鉴别要求其真，观察要求其普遍而精密。尤要者，万不可用主观情感夹杂其中，将客观事实任意加减轻重，要而言之，凡作一篇记载之文，便要预备传到后来作可靠的史料，一面对事实负严正责任，一面对读者负严正责任，学生初学作文时，给他这种观念，不懂把“文德”的基础立得巩固，即以文体论也免了许多枝叶葛藤。

第二，叙述要有系统。客观的事实，总是散慢的断续的。若一条一条的分开胪列——象孔子作春秋一般，只能谓之记载，不能谓之文。既要作文，总须设法把散漫的排列起来，把断续的连贯起来。未动笔以前，先要观察事实和事实的关系，究竟有多少处主要脉络，把全篇组织先主出个系统，然后一切材料能由我自由驾驭。教学生作文从此入手，不惟文章容易成就，而且可以养成他部分的组织能力。

(四)

以上泛论记载文的纲领已完，以下便举实例分论各种作法。

记载文有把客观事实全部记载者。例如韩昌黎画记（古文辞类纂卷五一）记的是一幅田猎人物画手卷，用四万多个字，记画中人写及其他动物杂器物五百多件全部叙入，能令我们读起来，仿佛如见原画，我常推他是昌黎集中第一杰作，他这篇杰作，实很费一番组织工夫才能构成。他先把全画人物分为四大部：一人，二马，三其他动物，四杂器物。第一第二部用列举的记叙法，第三第四部用概括的记叙法，他把这个组织系统先行立定，再行驾驭画中的材料，写人的状态应最详，他便用精密的列举，先写大人，后写妇人小孤，大人之中，先写骑马的，次写别种动作的，骑马之中又种种分类，别种动作中又种种分类，叙明作某种状态若干人某种某种状态者又若干人。而总结之以“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”。次叙马，亦列举其状态，而不举每种状态所占之马数，总结处却与叙人同一笔法，说道：“凡马之事二十有七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”。次叙其他动物，则但云“牛大小十一头，骆驼三头……”但举其数，不复写其状态。次叙杂器物，则分兵器服用器游戏器三类，统记其总数“二百五十有一”，更不分记其器有若干具了。其余山水树林等形，文中一字不见，但我们从他写人马状态里头大约可以推度得出来，这篇文用那么短的篇幅，写那么琐屑复杂的物态，能令人对于客观的原样一目了然，而且文章上很发生美感。问他何以能如此呢？主要工夫全在有系统的分类观察，把主从轻重先弄明白，再将主要部分一层一层的详密分类，自然能以简御繁，我们想

练习观察事物的方法，便是一个模范。

这种叙述法，施诸一幅呆板的画或尚适用，因为画中人物虽极复杂，毕竟同属画出来的东西，想把他全部叙下，还有办法，若所叙的对象含有各种不同性质，你想要全部一丝不漏都叙下，结果闹到主从不分明，把应叙的倒反落掉，令读者如坠五里雾了。所以叙事文通例，总事限于部分的记述，纸面的记述虽何限于一部分而能把全部的影子摄进来，便算佳文，部分记述之主要方法有四。

一、侧重法。

二、类概法。

三、鸟瞰法。

四、移进法。

侧重法，专注重题中某一点或某几点，其余或带叙或竟不叙。最显著的例，如陈群等之魏律序略（晋书刑法志引），目的专在记魏律与秦汉律篇章之异同。起首便说道“旧律所难知者，由于六篇篇少数也。篇少而文荒，文荒则事寡，事寡则罪漏，是以后人少增，更与本相离。今制新律，宜都总事类，多其篇条”。这几句把改律的动机和宗旨都简单明了提出，以下便将旧律某篇某篇如何不合论理如何不便事实，据何种理由增加某篇挪动某条，末后总结一笔：“凡所定增十三篇，故就五篇合十八篇，于正律九篇为增，于旁章科令为省矣”。全文不过七百字，然而叙述得非常得要领，我们试把他仔细研究一篇，便可以制成一个极明了的“汉魏律篇章对照表”。他对于许多法律上重要问题，都没有提及，所记专集中这一点，正惟集中于这一点，所以对于这部分确能充分说明，遂成为天地间有用且不朽之文。

凡遇著一个廓大的题目，应该叙述的有许多部分，最好专

择一部分为自己兴味所注者以之为主，其余四方八面观察都拱卫着他，自然会把这部分的真相看得透说得透，别的一部分，只好让别人去研究说明。这种方法，虽然可以说是文学家取巧，其实也是做学问切实受用的一种途径。

侧重法，只要把所重的说得透切。本来不论侧重那一点皆可，但能够把题目最重要的地方看清楚，然后用全力侧重他，自然更好。我刚才说过：“部分的叙述，须能把全部影子摄进来”，想以部分摄全部，非从最重要处落脉不可。比方攻击要塞，侧重法是专打一个炮台。所打的若是一个主力炮台，自然比打普通炮台效率更大了。例如有一个题目在此，“记德国新宪法”，不会用侧重法的人，想要把全宪法各部分平均叙述，一定闹到写了几万字还是茫无头绪。会用侧重法的人，便只认定某几点重要，其余都不管。但是同一样的侧重法，侧重得握要不握要，文章价值自分高下。例如侧重在新宪法和旧宪法比较，看帝制与共和异同何在，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。但关于共和之建设，各国大略相同，就会从这方面详细解剖，仍不足以说明德宪法特色。我们有位朋友张君励做过这一篇文，专把德宪中关于“生产机关社会有”的条文，和关于“生计会议”的组织及权限详细说明，其余多半从略。这便是极有价值的一篇文章，因为这两点是从来别国宪法所未有，德国新宪法能在今后立法界有绝大价值，就靠这两点。

几一事实，总容得许多观察点，所以一个题目，容得有许多好文章，教授学生时，最好是择些方面多的题目，先令学生想想这题目可以有几个观察点，等他们答完之后，教师把几个正当观察点逐一指出，然后令各生自认定一个观察点做去，既认定时，便切戒旁鹜以免思路混杂，凡所有资料，皆凭这观点为去取，经过几回这样的训练，学生自然会把侧重法应用得

很好了。

但前文讲的观察点之比较选择，万不要忘却，倘若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，总不成为正当的好文章。例如史记管晏列传叙个人阅涉琐事居大半，太史公自己声明所侧重的观察点，说道：“至其书此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”。他既有了这几句话，我们不能责备他不合章法，但替两位大政治家作传，用这种走偏锋的观察法，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应该。

(五)

类概或类从法者，所记述的对象，不能有所偏重。然而又不能偏举，于是把他分类，每类挈出要领，把所有资料，随类分隶，这种模范作品，最可学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。

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，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，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，邛都最大，比皆魑结耕田有邑聚。

此外，西自同师以东，北至朴榆，名为犍昆明，皆编发，随畜迁徙毋常处，毋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

自犍以东北君长以什数，徙笮都很大，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，冉駹最大，其俗或土著或移徙，在属之西，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，白马最大，皆氏类也。

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。”

这篇传叙的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氏羌蛮诸种族，情形异常复杂，虽在今日，尚且很难理清头绪。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净的笔法把形势写得了如指掌。他把他们分为三大部分，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，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。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。代表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，其他散部落亦并不挂漏。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——如滇夜

郎等——的事情，然已显出这些事情是西南夷全体的关系，这是详略繁简最好的标准。

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，欲令眉目清楚，最好用这方法。用这方法最要注重的工夫是分类。分类所必要的原则有三：第一要包括，第二要对等，第三要正确。包括是要所分类能包含该事物之全部，对等是要所分类性质相等，正确是要分类有互排性不相含混。例如说中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，这个分类便不包括，因为把苗等族漏掉了。例如把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名为七曜，便是不对等，因为日月和五行星不同性质。例如把中国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，便是不正确，因为有许多书可以入这部，也可以入那部，或者入这部不对，入那部也不对。分类本来是一件极难的事，以严格论，每种事物，非专门家不能为适当分类，但要想学生心思缜密，非叫他们多做这层工夫不可。学校做记事文，尤以此为紧要途径，好在学生学别种课时，已经随时得有分类的智识，教授作文时，一面把他们已学过的功课当题目叫他们就所听受者加详加密分类，一面别出新题目叫他们自己找标准去分类，如此则作文科与别科互相联络，学生无形间可以两面受益。

把类分清之后，要看文章的体裁篇幅何如，若是一篇长文至著一部书应该逐类都详细说明，那便循着步骤说去就是了，倘若限于篇幅要有剪裁，那么学史记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清，再把各类的重要部分重笔特写以概其余，这是作文求简繁的最好法门。

试再举两个分类的例。如史儒林传，自晋书以下，都不分类了，我们读起来，便觉得流派不明。史记、汉书、及后汉书所叙各儒者，都不以年代为次，但以各人所专经分类。后汉书更分得清晰，每部经分今文家古文家，两家中又分派，每派各

举出几个代表人物，读过去自然把一代经术源流派别都了然，所以晋书以下的儒林传可以说是无组织的，前三史是有组织的，后汉书是组织得最精密巧妙的。

又如魏默深著的元史体例和旧史很有不同，他立的传很少，应立传的都把他分类，他只用开国功臣、平金功臣、平蜀功臣、平宋功臣某朝相臣、某朝文臣、治历治水诸臣……等等的事情，都归拢在一处。每篇篇首，把事的大纲提挈清楚，用几个重要人物做代表，其余二三等人附带叙入，事迹既免挂漏，又免重复，又主从分明，比较各史，确应认为有进步的组织，这段话讲的是著书体例，教学生作文或说不到此，但以文章构造的理法论，构造几十卷书和构造几百个字的短文不外一理，总要令学生知道怎样才算有组织，怎样才算组织得好。做有组织的文字，下笔前甚难，下笔后便容易。做无组织的文恰恰相反，同是一种材料，组织得好，费话少而能令读者了解且有兴味，组织得不好，便恰恰相反。想学记载文的组织文吗？分类便是最重要的一步工夫了。

(六)

鸟瞰法和前两法不同，前两法都精密的观察，鸟瞰法只要大略观察，象一只鸟飞在空中，拿斜眼一瞥下面的人民城郭，象在腾高二千尺的飞机上头用照相镜照取山川形势。这种观察法，在学问上很是必要。前人有两句诗说得好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若仅有部分的精密观察，结果会闹成显微镜的生活，镜圈里的情形虽然看得无微不至，圈子外却是茫然。如此，则部分与部分间的相互关系看不出来，甚至连部分的位置也是模糊的，决不能算是看出该事物的真相。鸟瞰法虽然只得着一个朦胧的影子，但这个影子却是全个的。

这个方法，凡做一部书的提要或做一个人的略传，一件事的略记，都要用他。而且在一篇长文中总须有地方用他，所以要学。

鸟瞰法的最好模范，莫如史记货殖列传。从“汉兴海内为一”起，到“燕代田畜而事蚕”止，这几大段讲的是当时经济社会状况，物的方面把各地主要都市所在，与物产的区画，交通的脉络。人的方面，把各地历史的关系，人民性质遗传上的好处坏处，习惯怎样养成，职业怎样分布，都说到了。他的全篇大略分为六部：（1）关中（陕西），当时帝都把拢（甘肃）蜀（四川）附入；（2）三河（河南），把种代赵中山（山西及直隶之一部）附入，又附论郑卫（河南）；（3）燕（直隶），把辽东附入；（4）齐鲁（山东），（5）梁宋（山东及河南间），（6）三楚，西楚指江淮上游一带（湖北及河南四川之各一部）东楚指江淮下游一带（江苏安徽附浙江）南楚指东南大部分（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）他分类不见得十分正确，所论亦互有详略，加以太史公一派固有的文体很有些缭乱，象不容易理出头绪，但能把各地的特点说出，各地相互的关系处处保联络，确是极有价值的一篇大文。

鸟瞰法的文做得好不好，看他能不能提挈起全部的概要，试举两篇同题的为例。汉朝的高诱作了一篇吕氏春秋序（现在冠于原书篇首），清朝的汪中也同样有一篇（述学补遗），高诱的钞史记吕不韦列传占了四分之三，都是说吕氏的故事。其实吕氏并非学者，这书又是他的门客所编，与本人无甚关系，况且这些话史记都说过，何必再说呢。未段才说到这书的内容，说：“此书所尚，以道德为标准的，以无为为纲纪，以忠义为品式，以公方为检格……。”全是空话，而且四句之中便有重复。我们读了绝不能对于这部书得何等印象。汪中的便不是这

样，他说他某篇某篇采自儒家言，某篇某篇采自道家言，某篇某篇采自法家墨家兵家农家言，末及总结说：“是书之成，不出于一人之手，故不名一家之学，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编略（类书）之所托始，艺文志列之杂家，良有以也。”我们读了这篇序，就令看不见原书，然而全书的规模性质都可以理会了。

（七）

移进法和前三项不同，前三项都是立在一个定点上从事观察，成立在旁边，或立在高头，或精密地观察局部，或粗略的观察全体，要之作者拣择一个定点站住，自然邀同读者也站定这一点，把我观察所得传达给他。移进法恰与相反，作者不站定一点，循着自己所要观察的路线挪动，自己去就他，自然也邀同读者跟着自己去，沿路去观察，这种作法，汉书西域传便是一个好例。

西域传序先叙述西域交通的两条路，说道：“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，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，西行至莎车为南道，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，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，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。”因为这些地方初通中国，一般人不知道其所在，不能象什么关中河内燕蓟齐鲁提起名来大家都想象他在某地点，所以这篇传换一种记载法，先把两条大路点清眉目后，入本传正文，就跟着路线叙去，路线是从南道往，从北道归，头一段说：“出阳关自近者始曰赆羌，……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。”自此便顺着南道叙鄯善，且末，……经过葱岭中的西夜子合，度岭叙罽宾安息大月氏，算是南道的最远点，跟着趋北，叙北道，最远点的康居、大宛……回头入葱岭，叙捐毒、莎车、疏勒……顺着北道东归，最后到车师前后王庭而止，其不当两大路之冲者，则随其

所附近之路线插叙，每叙一国，都记明在长安若干千里，他这种组织法，和本书的地理志迥别，好象带着我们沿着这条路线往返旅行一遍，能够令我们容易明白，且有兴味。

和这个一样的作法，如柳子厚的游记，内中始得西山宴游记、钴姆潭记、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、袁家渴记、石渠记、石涧记、小石城记……等一连十多篇，其字句之研练，笔法之隽拔，人人共赏，不必我再下批评。最妙是把他逐日的发见名胜，挨次分篇叙述，令我们读起来好象跟他去游览，和他得同等的快乐，这就是移进法的好处。

移进法自然用在地理方面的记载最相宜，因为观察点跟着地段挪移是最便的，他跟着时间的挪移也可以。就历史的记载而论，记传体是站在一个定点上观察的，编年史就是跟着时间挪移的，所以左传通鉴里头许多好文章，极能引人入胜，还有许多好小说，令读者不能中断，非进下去看完不可，都因为用移进法用得入妙。

所写对象本来有空间时间的层次，作文时一步一步移进去，自是这一类作法的正格。亦有本身原无层次，作者自己创造出层次来移进。汪容甫有篇名作广陵对，便是绝好模范。汪是扬州人，这篇广陵对是说扬州在历史上的关系，替自己乡土大吹特吹，用近人通用的命题，也可以标为“历史的扬州”。扬州史绩本来甚多，若平铺直叙说去，不惟无味，亦且一定错乱挂漏，他把所有史绩先行分类，最初所叙一类，是没有什么成功，然而关系很重大的楚汉之交的台平说起，次以汉末三国的臧洪，东晋祖约苏峻构难时的郗鉴，桓元暂时的刘毅，萧梁侯景作乱时的祖皓来叙，唐武后革命时的徐敬业，宋篡同时的李重进，宋亡时抗拒蒙古的李庭芝，明亡时抗拒满州的史可法，凭么多事件并为一类，都是忠愤爱国一流。总束一句道，